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歷六年登進士第調嘉

興王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修吕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歴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歴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

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

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

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蹟綮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乆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

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

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為美談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

者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
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禄
大夫存性寛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
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歳讀論語曰吾
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
司戸參軍從平貝州為文彦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彦
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為

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為潁王以固侍講及為皇太子又為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

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

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為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

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徼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鄜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吕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

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
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
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
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
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
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
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
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

强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彦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

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賔客徙鳳翔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户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

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贍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為因山别録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贍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

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遷

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

宗稱善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陜西諸路鈐

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

以為至戒宜追還内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

文彦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

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

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

已非婦出不為毋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
與之廷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瞻歎
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
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
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
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
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
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

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吕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逄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説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

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
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
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
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陜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
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
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
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陜判
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宫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

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令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

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

諸族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懾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為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傅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

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録一卷四子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彦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為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

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兗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梁懐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隷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吴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

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

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内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宫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

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録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

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為然而行
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顧君臣
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
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
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
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
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陜西言
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為陜西四路鈐

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邉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吕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

濮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䟽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

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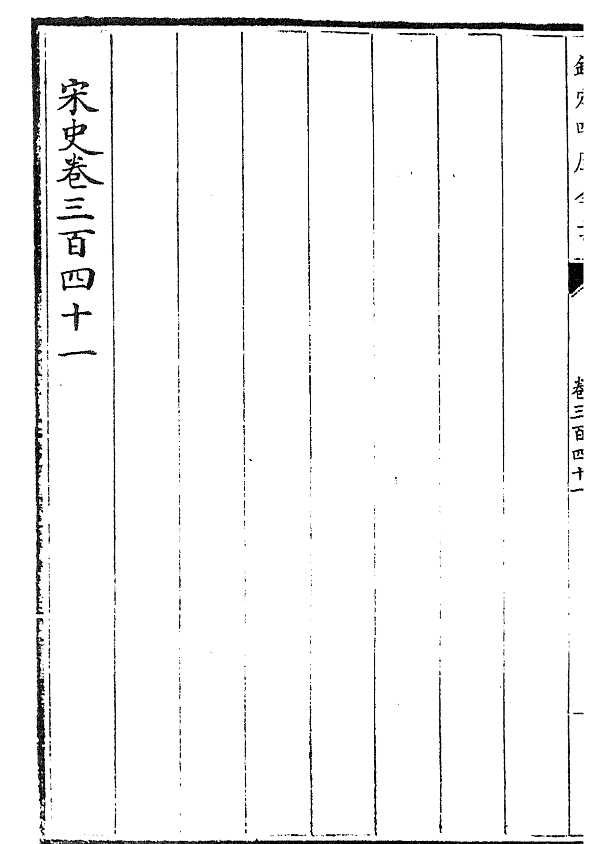
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為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

吏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虻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導

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與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

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入之攷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尭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别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一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蒨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秘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

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闤闠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㫖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

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為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為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

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為妄誕成就其事至
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
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
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疏入不報内侍王中正將兵出强干賞不以法燾爭之
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
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
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獨不可曰中正罔冒

僥覬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為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衮冕受冊者焘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巳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焘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

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肅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下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肅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

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来者不絶壽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内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

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

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
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
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
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
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
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
改知潁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㫖紹

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别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㣲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録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為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

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鹻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

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為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為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録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説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

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葢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閤上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髙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

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禄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即詔裁抑僥倖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

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戸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戸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戸以上益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

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
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
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
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
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
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
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
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

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絶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説不能移非道不能説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

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録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荊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諭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上之

議故為此去彼来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内夏以為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

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巉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右厢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㟁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巉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嚴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户部負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費費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嚴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為

走馬承受所撼徙潁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為令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産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

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戸則所負皆在焉鶩扣其故儈
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隷韓絢與同隷訟事連
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
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
未遠一旦因厮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
忍詔竄絢而絶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
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
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

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来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葢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

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閤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眞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為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

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内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内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宫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

轍之功居多頗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為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别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

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兖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巳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

臨政擢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草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為承旨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

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輒肆横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内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以閥閲輕淺者充員不復為來日慮須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彦若懦不自立雍幷論之遂罷易左轉彦若以雍為

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鄰於嗜殺令使有司欲殺而朝廷

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
嘉納因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荅曰有自
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録書示雍與殿中侍
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
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
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以閑其援及
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為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
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

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揚陰事者雍曰吾為國擊宰相非仇擊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為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為畱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

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為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列為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沖

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
試沖卒喪除復列為孫換試御撰進士第調襄城尉宜
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為御史以母老不
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為諸王府侍讀神宗為頴王
出新錄韓非子畀宮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
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
為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
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

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縁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
歷河北陜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别為
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
柄既無以統隷苟為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
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
邊陲方安静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
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絶
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

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
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彊
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
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庚吏受百錢則黥為卒府史亦
知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為姦乎對曰强盜罪死
犯者猶衆況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
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
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

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貝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彊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為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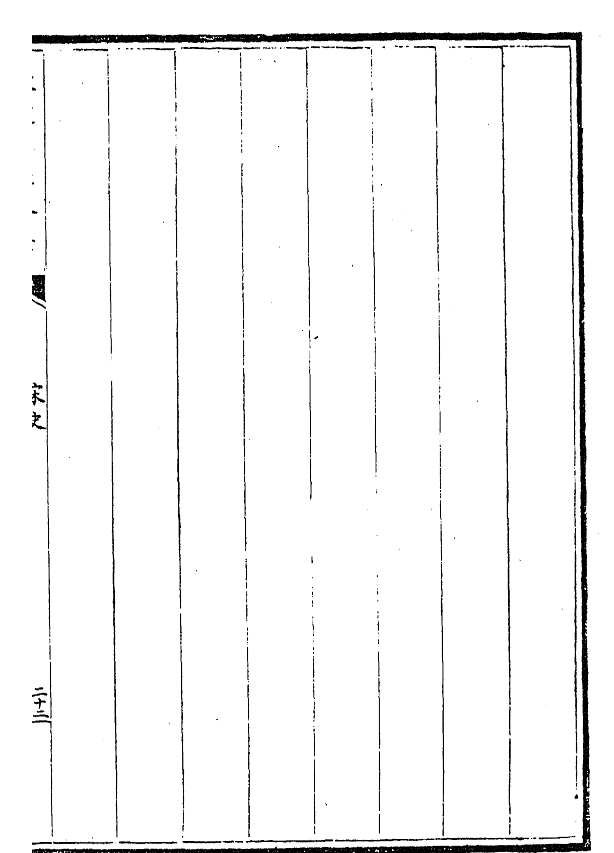
究曹掾以為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算下逮錐刀為人患苦御史張琥劾永棄即異罷為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為訐至婦人冠飾亦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其餘訐訟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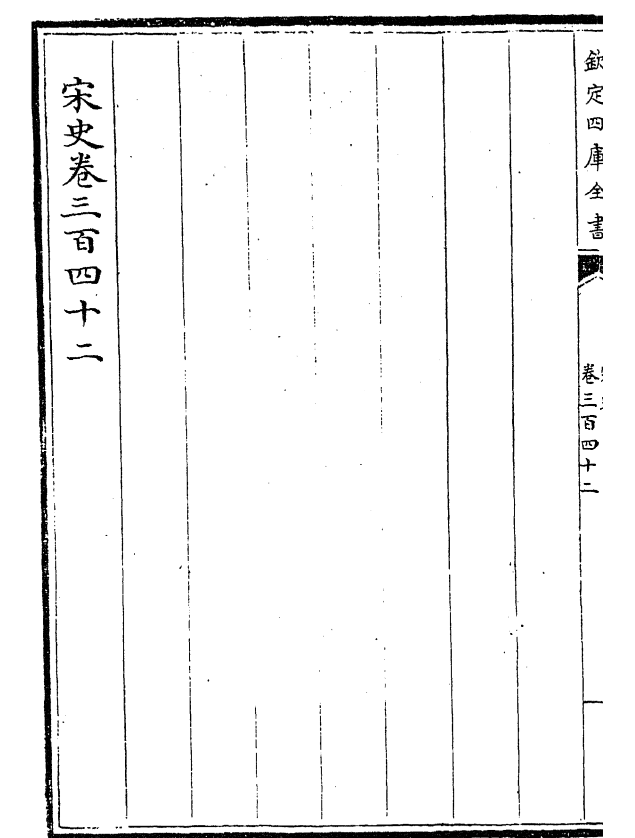
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願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宫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永裕起陵許汝當

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撤顧一切罷去復脩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賻金帛二十謚曰康簡永外和内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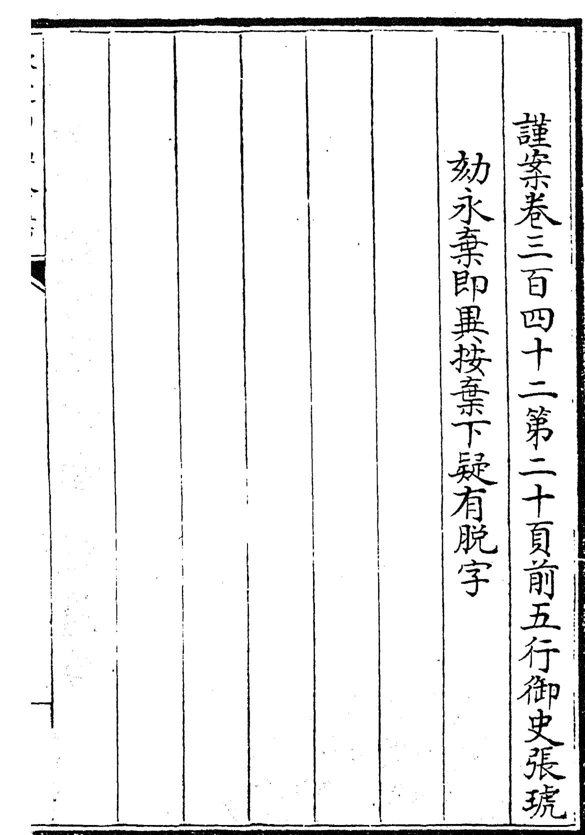
之為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為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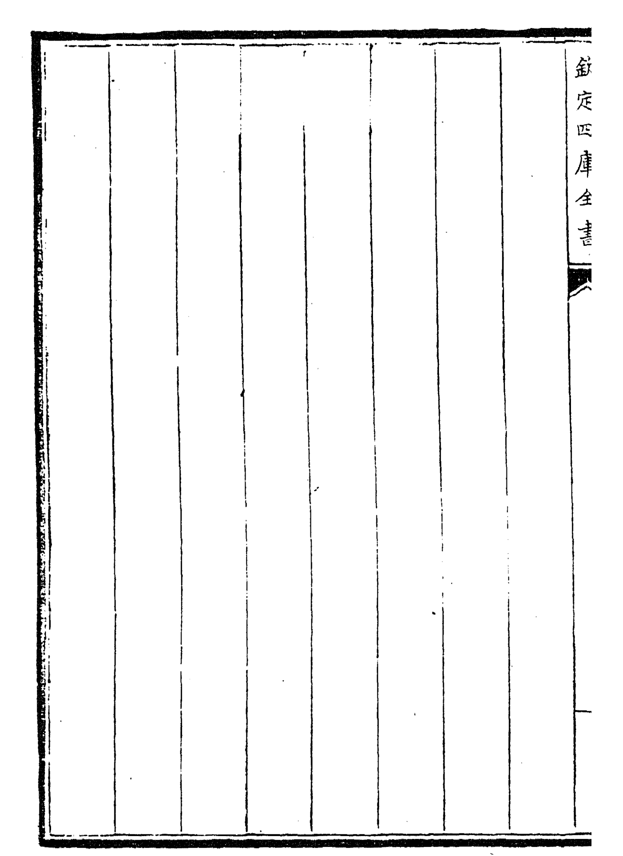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謹案卷三百四十二第二十頁前五行御史張琥劾永棄即異按棄下疑有脫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彭長慶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